

河东河西

三十年



邵华 著

河东河西

三十年



邵华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河东河西三十年/邵华著. - 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1998

ISBN 7-5059-2881-3

I.河… II.邵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05561 号

书 名	河东河西三十年
作 者	邵华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阮增宝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 刷	河北省阜城县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224 千字
印 张	10.5
插 页	2 页
版 次	199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75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2881-3/I·2161
定 价	16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目 录

- 一 宁波蒙童名震河西 泰州少女艳冠群芳…………… (1)
- 二 徐圆圆三笑哈哈镜 王家山偶习千里眼…………… (17)
- 三 重信诺夜闯大弄堂 图安逸莽嫁薄情郎…………… (42)
- 四 言无不尽未尽言已招祸 理唯求真因理真更犯忌 … (82)
- 五 黄天贤载誉上北京 杨宝山避嫌下扬州…………… (125)
- 六 跃进鼓声响四春 萧瑟秋风度一生…………… (171)
- 七 横扫私修打手逞雄 颠倒人生白眼掌鞭…………… (190)
- 八 负沉冤拼死辨忠奸 认亲情含笑揽是非…………… (221)
- 九 假模假样越描越黑 诚心诚意不道不明…………… (249)
- 十 宠辱难辨金城下海 浮沉莫测爱苏还乡…………… (270)
- 十一 陈小蕙泪洒欢喜楼 张天明妙解大悲咒…………… (295)
- 十二 除千年俗唯凭道德 是真主人何需风流…………… (312)
- 后记…………… (329)

上 篇

一 宁波蒙童名震河西 泰州少女艳冠群芳

1957年8月6日。

热辣辣的太阳光刚刚移出杨家浜，河浜东面三贤里内的黄天贤家门口就热闹起来了。

三贤里的人热天喜欢到黄家门口乘风凉，冷天又都喜欢到黄家门口晒太阳，因为黄家是弄堂内最末一家，家门口有块半间屋大小的空地，空地虽小，弄堂里的人却把它称作“小广场”。今天傍晚，黄家姆妈还没来得及吃晚饭，门口已坐下了好几个人，他们一个个同她打招呼：“黄家姆妈！”“黄家外婆！”“黄家阿嫂！”

黄家姆妈一边点头，一边问：“你们今朝夜里为啥这样早？”

张家大儿子张天伦，一个身材魁梧的翻砂工人说：“黄家姆妈你还不晓得？今朝夜里要来江北客人。”

黄家姆妈听了一呆，问：“江北客人？啥人请来的？”

“妈，快吃晚饭。江北客人就是天贤请来的。”随着话声，一位二十来岁的少妇轻风一样地飘进了屋，黄家姆妈立时笑眯了眼，原来是她的宝贝儿媳吴金梅回来了。

吴金梅今年刚满 20 岁，同黄天贤成婚还不到一年。这位老家在无锡的新媳妇是国棉一厂的织布工，身材不算高却很丰满，圆圆的脸上老是盛满笑意，这大热天她仍穿一身长袖长裤管的衣衫，然而人人见她走过就觉得像一阵凉风吹过，说不出的舒坦快意。三贤里的十八户住家，姑娘、媳妇有三十来人，大家都公认吴金梅是弄堂里的第一号美人。

黄家姆妈婆媳俩三口二口吃完饭，顾不上洗碗，婆婆就跑进房间里，拿出三只全新的青花瓷茶杯，用开水烫了又烫，媳妇却特地到弄堂口烟纸店买了三包绿茶。等到她忙好，家门口“小广场”已坐了十一二个人。

江北客人其实就是河西邻居。

杨家浜两岸都是棚户区，但是棚户同棚户也有很大差别。河东的房屋虽然简陋，却每间多多少少有几片砖瓦，河西则都是清一色的茅草房。更不一样的是居民成份，河东住的大多是江南人，河西则是清一色的苏北人。籍贯不同，生活习惯也就不同，所以长期来河两岸的居民大多是“鸡犬之声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”。

河东人很少接触河西人，然而关于河西人的传闻却很多很广。在河东，提起河西的苏北人，老老少少都能说出一大套来，至于像张天伦这样的青年人，讲起河西人来更是绘声绘色，引人发笑，什么河西人“大人人人骂山门，小孩个个拖鼻涕”，还

有什么河西人“烧饭不淘米，烧菜不放油”等等，更有说“河西的女人最难惹，你还没碰到她，她就会躺到地上喊‘打死人了打死人了打死人了’。”连河西人的语言，到了河东人口里也都变得很怪，什么“这块勒块”、“弄妈妈响起来的”、“乖乖里个冬，韭菜炒大葱”，连三岁小孩都会说几句。

然而今天河西人却要到河东最有名的弄堂三贤里来做客了，这消息自然要引起周围邻居的密切关注。

“小广场”上已快坐满了人，黄天贤和客人还没有来。眼看天色都已黑了，黄家姆妈把房间里的灯头拉了出来，刚刚开亮电灯，黄天贤带着四位客人到了。

领头走的是个身高膀圆的中年人，中年人身后跟着一个虎头虎脑的十来岁的男孩，男孩手上拉着一个年纪最多十八九岁的姑娘，姑娘身后才是黄天贤的朋友、一位长得又矮又瘦、只是两只眼睛亮亮的苏北青年。

只听黄天贤指着那位青年向邻居们介绍说：“这位就是敢打抱不平的苏北好汉，他大名叫杨金龙。”

邻居们全都感到惊奇，想不到这样一个瘦弱青年竟是一个敢于打抱不平的好汉。

杨金龙在众目睽睽之下不免有点紧张，连忙指着那位中年同伴说：“黄家阿哥，这就是我的舅舅王贵庆，我舅舅可是我们大弄堂的万宝全书，我们大弄堂有十里长、三万多人，没有一个不晓得他的。”又指着那男孩说：“这是我舅舅的儿子王金城，今年才十岁，人家都叫他小万金油，聪明得不得了。”

黄家姆妈笑咪咪地捧着茶迎了出来，王贵庆连忙接过茶，连声说：“难为难为，妈妈！”黄天贤跟着端茶搬凳，让几位客人

都坐了下来。三贤里的人们也更加来了好奇心，只听一片移动凳子的声音，小广场上又增加了七八个人，大家都朝着苏北客人侧过耳朵，想听听苏北“万宝全书”的新鲜故事。

忽听那小万金油王金城指着那一直东张西望的姑娘向众人介绍道：“这是我表姐陈爱苏，是我们河西大弄堂最美的姑娘。”

小万金油人虽小，苏北口音却极浓，将“爱”念成“哎”，将“美”念成“米”，引得几个年长的邻居看着他直笑，年轻一些的却都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位河西“最米的姑娘”陈爱苏身上，只见她中等个儿，鹅蛋脸盘，双眉细长，两目有神，白里透红的脸上盛满笑意，淡青色短袖衣衫中伸展出的两支膀臂细白圆润，在如此多的陌生目光的注视之下，她却依然顾盼自如，笑语盈盈地说：“小把戏又要乱说了，啥个‘最美的姑娘’呀？到这块来，我就是最丑的姑娘了。大妈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黄家姆妈笑嘻嘻地拍了拍陈爱苏的手膀说：“小姑娘，你真的很漂亮，我媳妇大家邻居都说漂亮，同你一比，就又差了一点。”

忽听有人说：“不只差了一点，差得多了。”原来是吴金梅从屋里走了出来，她亲热地揽着陈爱苏的肩膀问：“陈家妹妹，你老家是哪儿呀？”

王金城抢着回答说：“我表姐祖籍泰州。”

吴金梅说：“泰州？离扬州远不远？”

陈爱苏笑道：“就在扬州隔壁。”

一位老太哦的一声说：“难怪难怪，人常说‘扬州出美女’，这扬州隔壁的泰州就有这样漂亮的姑娘，真的扬州姑娘，一定更加漂亮。”

黄家姆妈笑道：“苏州阿婆，你的侄孙媳妇不就是扬州姑娘吗？难道比这陈姑娘还美？”

苏州阿婆笑道：“我侄孙媳妇哪能同这姑娘比？连你家金梅都比她强多了。”

黄天贤自王金城介绍表姐后，就同几个男青年一样不由得被陈爱苏吸引住全部注意力，此时才觉得有点太冷落了主要的客人，忙朝王贵庆笑道：“王家娘舅，你是万宝全书，你一定知道，为什么扬州能出美女，其他的地方就不会出呢？”

王贵庆咳了一声，说：“这当然是有原故的。”

众人听到王贵庆说话了，才重新把注意力转了过来，等待这位万宝全书发表高见。

王贵庆捧起茶喝了一口，才缓缓地说：“扬州地处中国第一大江长江岸边，水丰土肥，气候温和，古人说一方土养一方人，山清水秀的扬州，自然姑娘就长得特别美。”

黄家姆妈、苏州阿婆同声道：“有道理！有道理！到底是万宝全书。”

杨金龙见舅舅受到称赞，也很高兴，说：“我娘舅肚里才有学问呢！‘三国’、‘封神’、‘西游’、‘水浒’，讲得比说书先生还好呢！”

话音刚落，有个孩子“嘻”地笑了出来，把原本很庄重的气氛全破坏了。杨金龙和王贵庆脸上都现出不快的神色，幸好这里灯光很暗，没人看得到他们脸色。

只听那刚才发笑的孩子说：“什么叫‘水浒’呀？”

“‘水浒’你也不懂？”抢着说话的是小万金油王金城，“就是讲武松、林冲、李达的故事嘛！”

“哈哈，白字先生。”先头那孩子又笑起来了。

三贤里的人当然都知道这个孩子是谁。他叫张天明，刚满八岁，是个小书呆子，大人知道的事他很少不知道，他知道的事许多大人却不知道。现在听他出来讥笑苏北客人，知道他准有点道理，好些年轻人不由得跟着笑了。

张天明的哥哥张天伦却故意一本正经地说：“你说人家是白字先生，难道你懂这些字？”

“我当然懂。”张天明晃着小脑袋发挥开了：“讲武松、林冲故事的书叫‘水浒’，三点水加个许念‘壶’，要还念许，那江北的江就要念工了。李达不算好汉，水浒里的好汉黑旋风李逵是李达的弟弟。光念别字，算啥万宝全书？”

这最后一句话，说得几位大、小客人脸上一起变色。

杨金龙先忍不住说：“小朋友，你念得几个字，就敢说我娘舅是白字先生？”

张天明说：“是白字先生嘛！”话刚出口，就听得有人喝道：“小赤佬，不要乱讲！”原来他的父亲张洪林刚从屋里走出来，听出苏北客人话里已很有气，马上出来阻止儿子。

张洪林是个瘦得出奇的中年汉子，在邻居中威信却很高。他是在杨家浜菜场工作的，专卖大、小排骨、肉骨头，人称“排骨爷叔”，平时为人十分正派，卖了十几年肉，连一根肉骨头的油都没揩过，所以往常弄堂里不论发生什么事，只要他一出场，再调皮捣蛋的人也会马上肃然起敬。张洪林就住在黄家隔壁，但他平时不爱热闹，也很少到弄堂里乘凉，现在听到小儿子在同苏北客人争论，才走出来喝止儿子。

小万金油趁势说：“不懂就不要瞎讲，妈妈的，黑旋风明明

是李达，怎么变李鬼？李鬼是假李达，自己读白字，还说人家。”

张天明被父亲责备，本来不想说话了，听王金城这一说，忍不住又说：“到底啥人读白字？李逵是李逵，李鬼是李鬼，李达又是李达，三个人三个名字，也搞不清爽，要是讲一百零八将，就要讲得变豆瓣辣火酱了。”

人们一听，再也忍不住了，轰地笑了。只有黄天贤，出于礼貌忍着不笑，连忙讲：“天明，好了，小囡不要老三老四。”

张洪林跟着又骂儿子：“你再乱话三千，当心吃生活！”

王贵庆咳了一声，人们马上静了下来。只听他说：“刚才这位小阿弟讲我是白字先生，我也不动气，妈妈，我们家是劳动人民，没读过几年书，认得的字不多，妈妈。”他说不动气，其实是动了真气，已经忍不住骂娘了，不过他骂娘也有独特风格，把‘妈妈的’简化为‘妈妈’，虽是粗话，听起来倒不觉讨嫌。

喊过二声妈妈，王贵庆气消平了点，接着又说：“不过像武松、林冲这些梁山泊好汉的故事，我还是讲得清爽的，妈妈，现在我就把梁山泊三十六员天罡星背给大家听听：天魁星及时雨宋公明、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……”他一口气背下去，果然将三十六员天罡星自宋江到燕青的姓名绰号都背了出来。

人们立即纷纷喊了起来：“不简单！”“记性真好！”“到底是万宝全书！”

听到这些称赞，客人们的脸色才一个个缓了下来。王贵庆笑着向大伙点头：“献丑，献丑，请各位不要见笑。”

话音刚落，张天明又喊了起来：“王家娘舅，你搞错了好几个人的名字。第一位好汉应该叫‘呼保义宋江’，第三位好汉是‘智多星吴用’，不是吴加亮，还有‘打虎武松’应该是‘行者

武松’。”

张天明这哇啦哇啦一讲，不仅使王贵庆、杨金龙十分尴尬，连大多数主人都感到不好意思起来。一个孩子竟然接二连三纠正一个号称“万宝全书”的客人的错误，这叫客人们怎么下台？沉默中，张洪林对准小儿子头顶心就是一巴掌，同时骂道：“还要瞎三话四！死回去困觉！”

这一巴掌打得儿子哭了起来，客人站了起来。只听张天明哭着喊：“我又没错，做啥打我！做啥打我！”

张天伦连忙过来把兄弟拉走。张洪林向王贵庆赔笑道：“王家娘舅，小囡讲话没斤头，你不要同他一般见识。”

王贵庆强笑道：“岂敢！令郎见识比我高得多，王某甘拜下风。”说着，拍了拍儿子头顶，父子俩一起走了。

杨金龙和陈爱苏互相看了看，一起向黄家姆妈告辞道：“黄家姆妈，我们也走了。”

黄家姆妈拉着陈爱苏的手笑道：“你以后可要多来。”

陈爱苏笑道：“会来的，我们家就住在对面，刚才那个聪明的小弟弟，我就常看到他光着屁股洗澡呢！”

她的话引来一阵笑声。张天伦刚从门里出来，闻言好奇地问：“你就住在河对面的茅草房里？”

陈爱苏笑道：“是呀！来，我指给你看。”说着她跟着张天伦走进屋，后边呼啦一声跟上七、八个年轻人，顿时把张家的小屋挤得满满的。只见陈爱苏指着窗外河对面的茅草棚说：“那刚铺上新稻草的，就是我家。不是在你家正对过吗？”

张天伦定神一看，惊呼道：“这就是你家？对面那几间草棚，就数这间最危险，刮风下雨的时候，我老担心这间草棚会坍掉。

再说，这屋檐这样矮，怎么住人呀？”

陈爱苏道：“我家可比你这里大呀！中间最高的地方，我踮脚也够不上房顶呢！我爸爸每年要往屋顶铺三次草，现在屋顶上的茅草有好几尺厚了，不但不会倒，还冬暖夏凉呢！”

众人听了，有的摇头，有的惊叹：“住这样的草棚，危险！太危险！”没有一个人相信陈爱苏的话。

杨金龙却一句话也没说，此时朝陈爱苏使了个眼色，陈爱苏忙再次告辞走了。

黄天贤送客出弄堂，走到弄堂口，杨金龙对黄天贤愤愤地说：“黄师傅，你请回吧！你们看不起我们苏北人，我们以后就各归各好了！”

黄天贤忙说：“金龙，你误会了……”

杨金龙再也不说话，顾自拉着陈爱苏走了。

黄天贤回到家门口，只见苏北客人空出来的位子上坐着三位老太太，正中那位是矮矮小小的黄家姆妈。

只听黄家姆妈说：“这些江北人哪，最大的毛病就是肚量小，自古道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这些江北人就只能伸，不能屈，所以江北人很少有人发财，也很少有人做官。就讲今朝的事体吧，明明是张家小囡对，为啥要不开心呢？洪林也真是太过份了，儿子这样聪明，不奖赏还要请他吃生活，是啥个道理？”

张洪林立在自家门口，手里捏着一把破竹扇，听到这里，用扇子拍了一下自己头顶说：“黄家姆妈，小囡聪明我哪能会不开心？问题是我这个小囡一点不聪明。有句老话讲得好：‘咬人的狗不叫，会叫的狗不咬人。’讲得好看点，就是‘满瓶醋不响，半瓶醋晃晃响。’这小囡懂得一点就哇哇叫，也不看是啥地方，

哪能不要吃生活？”

忽然听到有个沙喉咙响了：“不对格，闲话哪哼迭能讲法？”

黄家姆妈一呆，忙立起身来：“林先生，你今天倒兴致好咯。来来，坐坐。”

张天明也跑了出来，对着年纪半百开外的林先生就喊：“洞洞眼里先生！”他头一歪，看到张洪林又瞪起了眼，连忙改口：“绍兴伯伯，你坐，你坐。”端着一只小竹椅直送到林先生的面前。

林先生名字叫贵璋，长得不高，却有点发福，张洪林对他有个九字评介：“肚量广、肚肠多，学问大。”张洪林对他都如此推崇，可知他在三贤里街坊中的地位。

林贵璋十四岁从乡下到上海印刷厂学生意，以后先后到当铺、银楼、钱庄做账房，在三贤里已住了二十年。因为他刚住进三贤里时是在当铺做事，所以邻居们都叫他“洞洞眼里先生”。现在林先生年纪已大，为人又极受尊崇，老辈人已很少这样称呼他，只是背后还是习惯叫他“洞洞眼里先生”。

说林先生“肚量广、肚肠多、学问大”是有根据的。林贵璋在好几个地方工作过，老板开始对他都不错，以后见他老实本份，就处处为难他，如那个当铺老板在他工作的最后一年中竟然只给了他五个月的工资，迫使他辞工不干，后来的银楼老板诬陷他偷金子，气得他大病一场，险些送命。然而大概是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，那个当铺老板先遭火烧，弄得倾家荡产，当时在银楼工作的林贵璋却成了救命菩萨，赠那老板一条“小黄鱼”（一两金子）另谋生路，那银楼老板也就据此诬他为贼。不

过半年，银楼老板真的遭了明火执杖的强盗抢，急得呼天抢地觅死觅活，结果林贵璋不计旧怨把他介绍到钱庄做事。这两个老板事后都到三贤里登门拜谢林先生，因而林先生早已是三贤里公认的贤人之一。

为什么又说林先生“肚肠多”呢？这是说林先生阅历广，见识多，邻里逢到难事，找到他都能出个好主意。林先生住到三贤里前，这里常有“白相人”来敲榨勒索，林先生来了后，请了几个警察局的朋友穿上警服到弄堂里做客，“白相人”从此就不敢到这条弄堂来。

至于说到林先生的学问，那更是无人表示怀疑。林先生是三贤里家中藏书最多的人，从《圣经》到《金刚经》，从《总理遗言》到《醒世恒言》，他都有。他只上过三年私塾，却从小学到中学的每一个年级学生的基本功课他都熟悉，因为他十分爱好做小辈的课外导师，要教的好，就必须先熟悉教科书，所以他收藏了从初中到高中的几十种教科书，光是这一点，在杨家浜南岸几万人中，恐怕就无人能与之相比。“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”，就是林先生的真实写照。

现在林先生坐到小广场上，马上又像教导顽皮学生一样娓娓细语起来：“刚刚听到洪林的话，我觉得也对也不对。讲对呢，就是‘咬人的狗不叫’，是一点不错的。讲不对呢，是因为狗是狗，人是人，洪林儿子还只是个小囡，哪好这样比喻？还有呢！天明也不是啥半瓶醋，天明只有八岁，虚岁十岁呀！就算是只醋瓶，也只好算是只小瓶，这只小瓶现在已经装满醋了，都满出来了，这才像大人里的半瓶醋一样响了，俚讲阿对？”

听到这里，大家都笑了起来。张洪林却说：“林先生，你这

样说，这个小因尾巴更要笃了起来。”

林先生说：“我不过是有一说一。天明这小因聪明是有咯，不过不懂得的东西也不少。就讲苏北人吧，不要看现在上海苏北人穷的多，苏北人的老祖宗倒是大亨蛮多。黄家姆妈讲苏北人肚量小，其实论起肚量来，从古到今只有一个苏北人肚量最大，他可以从别人裤裆底下钻过去，最后当上威震天下的兵马大元帅。你们晓得这个苏北人叫啥名字？”林先生朝周围人看看，没有一个人开口。“天明，你晓得吗？”

张天明睁圆双眼，连连摇头。

林先生眯上眼一笑，正要说出那个自古到今肚量最大的苏北人的名字，忽听对面张家门里传出一个声音：“林家伯伯，你讲的是不是胯夫韩信？”

张洪林一愣，说：“天伦，你不要瞎说！韩信是刘邦的大元帅，连霸王项羽都被他十面埋伏逼得自杀，哪会从人家裤裆下钻过去？”

林先生哈哈笑道：“天伦其实讲得一点不错，我讲的那个古今肚量最大的人就是胯夫韩信。啥叫‘胯夫’？胯就是裤裆，因为韩信钻过人家裤裆，所以人家称他‘胯夫’讥笑他，想不到他后来成了威震天下的大汉开国功臣。这个韩信，就是苏北人。”

黄家姆妈说：“原来苏北人还有这样的大好佬。要不是林先生讲起，我是一生一世也想不到的。”

林先生又道：“古代苏北大好佬多了。汉高祖刘邦、汉朝开国功臣张良、陈平、樊哙、周勃，都是苏北人。就是现在，共产党、毛主席领导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，苏北人劳动人民很多，苏北也比上海解放得早，就是解放军，苏北人也是不少的。当

然，苏北人中有人才，不等于只有苏北人才是人才。俗话说：‘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’，又说：‘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’。像天明这样的小囡，只要一直用功下去，将来一定会有出息。”

忽听有人用很标准的北京话说：“林先生，现在党提倡人人平等，这小孩将来有没有出息，又有什么关系？”

话音未落，张天伦先叫了起来：“年京生，你啥时回来的？喏，还带来一个漂亮姑娘，是你女朋友吧？”

年京生年纪二十四五岁，身材高瘦，穿一身崭新的灰色列宁装，胸袋上插着两支自来水笔，脚蹬一双黑皮鞋，擦得像三级光度金加工零件一样亮，一边挺有风度地抚着吹得油光闪闪的小分头，一边朝身边的一位姑娘晃了下头笑道：“她叫王玲娣，家就住在那边的高房子里。杨家浜一带，她是最漂亮的，人称‘杨浜西施’。”

黄天贤笑道：“杨浜西施？你要早来半小时，就不敢这么称呼她了。”

年京生瞪眼道：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王玲娣笑道：“这意思你还不明白？我本来就不敢同西施比，要能成为‘杨浜第四’，也就不错了。”她言谈轻柔，举止从容，长得也确实端正秀丽，唯一的缺陷是身材略胖，嗓音又有点嘶哑，幸而她声音不高，这一点不引人注意，但那身材却是无法掩饰的，称为“杨浜西施”，自然有失公道，但争那“杨家浜第四”，倒也难加置否。

张天伦见王玲娣如此大方，倒也颇有好感，就笑道：“王姑娘如此谦虚，确也难得。就我所见，你在杨家浜不算第一第二，